



時間：2018年3月9日.星期五.18：00 (味丹公司) 周書.8 金滕

《旅葬後，武王有疾，周公作金質映光的腦幹骨髓基因鏈鍵》

1. 武^王有^疾，周^公作^{《金滕》}。

【譯】“武王（武動暘谷的天風周行.巡弋後歸止胎元之王）”有了旅葬之鳴音打通“後腦戶脊椎胚胎甲地”，就含入了其胎藏內骨髓基因的故有猩猩病疾，周公（依暘谷天風，周行卦中天下道脈出入公爵的天公）創作《金滕（金質而可月映迴光，入於腦幹孔道內之骨髓基因鏈鍵）》以更替之。

2. 既^克商[，]二^年，王^有疾[，]弗^豫。二^公曰[：]「我^其為^王，穆^卜。」周^公曰[：]「未^可以^戚我^先王^{。」}

為^王，穆^卜。」周^公曰[：]「未^可以^戚我^先王^{。」}

【譯】武王既已在腦幹內克勝了商湯，二次依卦心的【十】字黏（年）合意志中樞，“王”的意志中樞，就有了接含“後腦戶脊椎內”故有猩猩基因傳承之疾害，穿拂道脈綜審構思時不能“豫（剛毅的預擇意象、卦象）”。“二公（乾、坤兩道之公爵內天公）”曰：「“我（二公）”入在卦位其中為心王，穆（以額光少白所投映的禾苗文理）來“卜（導引心律的信納卜通上下兩卦之積德）”。」周公（周行卦中天下道脈出入公爵的天公）曰：「不可以此穆卜，來“重漆(戚)”我的卦中綜審三界人子之先王。」

3. 公^乃自^以為^功，為^三壇[、]同^壇。為^壇於^南方[、]

北^面，周^公立^焉。植^璧秉^珪，乃^告“太^王、王^季、文^王”。

史^乃冊[。]

【譯】周公（周行卦中天下道脈出入公爵的天公），乃親自以其周行卦中天下之道脈為功積，引為“卦中天、人、地三界其孔道互連之底基座壇（三壇）”，使之共同“單一朝向所出入的基因中土（壇）”。作為座壇時，是建於“卦位塔基南方、朝向上方之北面”，周公立身於其間焉。壇中植入“底基映模的孔壁（璧）”、能秉持上、下二界的基因歷階尺圭底基映模（珪）”。乃召告“太王（胎藏甲地內住持於尸位之王）、王季（司理王的心胎悸動、信納者）、文王（依彤日的迴光以成究腦幹文理智慧者。即：人文化成之王）”等三王。基因命譜的歷階史跡，乃能登載於天演的書冊。

4. 祝^曰：「惟^爾元^孫某[，]遭^厲虐^疾，若^爾三^王，



是_レ有_レ丕_レ子_レ之_レ責_レ於_レ天_レ；以_レ“旦”代_レ某_レ之_レ身_レ。予_レ仁_レ。

若_レ考_レ。能_レ多_レ材_レ多_レ藝_レ，能_レ事_レ鬼_レ神_レ。

【譯】祝禱曰：「惟以爾壇中胎元之增孫為“某（媒介、某人）”，才能以祖靈來溝通（邁）危厲中的“虐疾（腦幹血氣充塞慧根的症狀疾患。蕁麻疹）”，允若爾中“三王（太王、王季、文王）”，適是其中而蘊有“胚胎人子（丕子）”之職責，而獻於腦室上天；以“旦（周公旦。初醒所生的天珠、腦細胞之人子）”來代替媒介（某）之身。（旦的腦細胞人子）給予“字仁、種仁（仁）”允若孝考，能使之天賦多才（材）多藝，亦能事奉“胚胎內基因祉園”之鬼、神。

5. 乃_レ元_レ孫_レ，不_レ若_レ“旦”多_レ材_レ多_レ藝_レ，不_レ能_レ事_レ鬼_レ神_レ。

乃_レ命_レ於_レ帝_レ庭_レ，敷_レ佑_レ四_レ方_レ。用_レ能_レ定_レ爾_レ子_レ孫_レ，於_レ下_レ

地_レ。四_レ方_レ之_レ民_レ，罔_レ不_レ祇_レ畏_レ。

【譯】乃因“胎元內的基因之增孫”，不若“旦（周公旦。初醒所生的腦細胞、天珠、佛珠、珠胎之人子）”的能多材多藝，不若其能多事奉鬼神。乃命“旦”入於“上帝之門庭”，以為敷陳義理、佑助於卦位四方。運用其功能以安定卦位爾中子孫，給於運行下到骨髓塔基內的地界。此塔基孔道內四方之基因子民，身處「罔然中」不以“祇中神靈”為可畏。

6. 嗚_レ呼_レ！無_レ墜_レ天_レ之_レ降_レ寶_レ命_レ，我_レ先_レ王_レ亦_レ永_レ有_レ依_レ

歸_レ。今_レ我_レ即_レ命_レ，於_レ元_レ龜_レ。爾_レ之_レ許_レ我_レ，我_レ其_レ以_レ璧_レ

與_レ珪_レ，歸_レ俟_レ爾_レ命_レ。爾_レ不_レ許_レ我_レ，我_レ乃_レ屏_レ璧_レ與_レ珪_レ。」

【譯】嗚呼（引天狼的鳴音次入腦幹孔道。即：戾聲）！（如此旦中的人子、佛子…）才無墜失上天所降下之寶貴性命，“我（指：我佛、冒出卦心的基因子核）”的歷代基因先王，亦才永遠有所依歸。

今日的“我（我佛）”能隨即使用此（旦中）旨命，而立足於“胎元的靈龜”。爾中之往能允許“我”，“我”在其中給以“基因孔道的底基映模（璧）與上下兩界其中土的映模（珪）”，歸藏之時靜候爾中之命運。爾中（璧珪）不允許“我”來使用，“我”乃屏息於此“璧與珪”之內。」

7. 乃_レ卜_レ三_レ龜_レ。一_レ習_レ，吉_レ。啟_レ籥_レ，見_レ書_レ，乃_レ並_レ是_レ吉_レ。



公₂曰₂：「體₂！王₂其₂罔₂害₂，予₂小₂子₂新₂命₂，於₂三₂王₂惟₂永₂終₂是₂圖₂。茲₂攸₂俟₂，能₂念₂予₂一₂人₂。」公₂歸₂，乃₂納₂冊₂，於₂金₂滕₂之₂匱₂中₂。王₂翼₂曰₂，乃₂瘳₂。

【譯】乃“卜筮”三次“從心律的止息空間反入於心胎的靈龜”，一但“心胎的基因羽藏能現照白（習）”，吉。便能開啟“胚胎靈龜”的“籥（放置上天福德的總斗貯櫃）”，見到胎藏的基因命譜史書，乃中並陳“適是”的吉祥。

周公曰：「將其“龜藏”重新周行合成同一全體！“王”在其中就不受原有的“龜藏”之罔然所害，並給予“小子（後來新增的人甬）”新命，給於“三王（太王、王季、文王）”惟以新成的“龜藏”為永終是圖。在“腦波基因辭令的慈音航引（茲）”中攸往靜待，使其心念的給予，是一人（一人甬、配置一天珠）。」

周公歸返後，乃收納新的史冊於“金滕（金色映光的骨髓基因鏈鍵）”之匱（貯櫃）中。“武王（武動暘谷的天風周行.巡弋後歸止胎元之王）”，翼日（異動基因羽藏的來日），乃瘳（乃膠著於此新的龜藏尸位而默化）。

8. 武₂王₂既₂喪₂，管₂叔₂及₂其₂群₂弟₂，乃₂流₂言₂於₂國₂，曰₂：

「公₂，將₂不₂利₂於₂孺₂子₂。」周₂公₂乃₂告₂二₂公₂，曰₂：

「之₂弗₂辟₂，我₂無₂以₂告₂我₂先₂王₂。」

【譯】武王，既已（膠著於此新的龜藏尸位之默化）而喪失其舊昔武動。管叔（胎藏內仲介感官管道入止寂者）及其群弟，乃流言於其國，曰：「公（周行天下道脈出入公爵之天公），將（不武動）而不利於“孺子（依吐鬚所生作的人子）”。」

周公，乃告“二公（乾、坤兩道所周行於公爵之天公）”，曰：「周行道脈之往，若不能維新、復辟王事，我將無以答告，我的歷代先王。」

9. 周₂公₂，居₂東₂二₂年₂，則₂罪₂，人₂斯₂得₂於₂後₂。公₂乃₂為₂

詩₂，以₂貽₂王₂，名₂之₂曰₂《鷓鴣₂》。王₂，亦₂未₂敢₂誚₂公₂。

【譯】周公（依暘谷天風，周行卦中天下道脈出入公爵的天公），遂定觀居守於卦位東方“二年（二次「十」黏卦心）”，重新定則其歷階演化之種源原罪，使人子在斯中得其應有之往。周公乃為“詩”，以贈貽“王”，名之曰《鷓鴣（腦波基因辭令其中的映跡信號種氏）》。“王”亦未敢引此“鷓鴣種氏”以為“誚（生肖甬之言）”來議論周公。

10. 秋₂大₂熟₂，未₂獲₂。天₂大₂雷₂電₂，以₂風₂，禾₂盡₂偃₂，大₂



木₂斯₂拔₂，邦₂人₂大₂恐₂。王₂與₂大₂夫₂盡₂弁₂，以₂啟₂金₂滕₂之₂書₂，乃₂得₂周₂公₂所₂自₂以₂為₂功₂，代₂武₂王₂之₂說₂。二₂公₂及₂王₂，乃₂問₂諸₂史₂與₂百₂執₂事₂。對₂曰₂：「信₂。噫₂！公₂命₂我₂，勿₂敢₂言₂。」

【譯】秋(文理禾苗的秋收時季)大熟(骨髓的基因種仁大熟)，卻未能獲得“割取字仁”以典藏。天界的腦羽吹起廣大底基雷震、閃電、以成「風」息。文理禾苗皆盡偃伏，骨髓的基因大木斯被拔起，其天界底基城邦之人民大為驚恐。

“王”與大夫盡弁(伴隨、力弁)，以開啟“金滕之書(金色映光的腦幹基因鏈鍵之史書)”，乃得“周公”所自為的天演創制功勳，以取代“武王”的言說。二公及王，乃詢問諸史內容與滿百之執事。對應曰：「天演史冊的天公信息也。噫！是“天公”旨命於“我(我佛)”，勿敢自言於此中內容也。」

11. 王₂執₂書₂以₂泣₂，曰₂：「其₂勿₂穆₂卜₂。昔₂公₂勤₂勞₂王₂家₂，惟₂予₂沖₂人₂、弗₂及₂知₂。今₂天₂動₂威₂，以₂彰₂周₂公₂之₂德₂。惟₂朕₂小₂子₂，其₂新₂逆₂我₂國₂家₂，禮₂亦₂宜₂之₂。」

【譯】“王(胎藏內綜審卦中三界之人主)”執此“金滕之書”以泣，曰：「其中基因史載不必“穆卜”！舊昔諸天公、公祖勤勞於“王”之家邦，惟予運行基因道脈以“靈沖”人人，但不去涉及知識的獲取。當今上天動用“金滕之書”之恩威，以彰顯“周公”之功德。惟因“朕(老陽時際蒞臨卦中，月映紋理的上帝)”之小子(後生的人俑)，其中將有新生之逆反者，入於“我(我佛)”的國度、家邦，故彼中相應之道的禮儀，亦宜適合之。」

12. 王₂出₂郊₂，天₂乃₂雨₂、反₂風₂，禾₂則₂盡₂起₂。二₂公₂命₂邦₂人₂，凡₂大₂木₂所₂偃₂，盡₂起₂而₂築₂之₂，歲₂則₂大₂熟₂。

【譯】“王”冒出耳聞的卦中六爻邊郊，上天乃降腦幹內潤雨、反逆腦幹孔道內風息，禾苗(能割取的文理素苗)則盡奮起。“二公(乾、坤兩道所周行於公爵之天公)”命令天界底基城邦之人民，凡是腦幹基因鏈鍵的大木所偃伏，應盡使之重新奮起而構築之。歲後，則獲得天界底基大國的基因種仁之大熟。